

學術旅程二三事

李怡庭*



接到《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的邀稿，由於感到一向以來自己只是默默做著喜歡的工作，平淡的學經歷，似乎不足以與學界同仁分享而想推辭。看了邀稿信件所附的王泰升教授的學思歷程，他謙虛又慷慨的分享心得，讓我似乎沒有推辭的藉口。我看似單純的學經歷，曾有多轉次折，如今回想起來，只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心中充滿感激。

我的求學過程和許多人一樣，在尋求自己的志向時，並不明確知道未來的藍圖，包括報考臺大經研所，甚至負笈千里到賓大唸經濟博士。然而，即使不確定，卻有一股想試試看的衝動。考大學選填志願時，因考量畢業後的工作機會而以臺大國貿系為第一志願，之後在社團跟著學長姊讀書，漸漸對

*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經濟學感到興趣。到了大三看到同學們準備出國讀 MBA，也跟著考了 GMAT。由於感到自己商管會計方面的知識不足，在大四開學時一口氣選修了許多相關的課程，如中級會計、管理會計等。幾個星期後，我赫然驚覺自己對這些課程絲毫沒有興趣。這時發生了一件奇妙的事。

在一堂國際經濟的課程中，授課老師提到經濟學大師的生活與思想點滴，讓我當下不停掉淚，立即將已選修的商管課程全部退掉，改修經濟相關的課程，而且在短時間內，決定報考經濟研究所。當時不確定這意味著什麼樣的未來，只感覺到很快樂，而父母的開明，讓我有充分的自由追求自己的願望。由於我的經濟與統計基礎太弱，報考經研所當了許多學校的「八百壯士」（當時研究所考試報名費是八百元），結果只考上一所，就是臺大經研所。

考上臺大經研所是我學術旅途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但進入研究所後，許多問題接踵而來：「為什麼經濟學用了這麼多數學？」和我當時以為的「經濟學是以人為主體、研究人的經濟行為，是一門充滿對人類生命與社會關懷的學科」的想法差距太大（我現已能了解數學模型在經濟研究中的地位，它是以其嚴謹邏輯幫助我們確定在腦中運作的推理，補強我們思考的未盡之處）。在充滿了疑惑與失望的心情下，我完成了第一年的學業，準備畢業後找金融業的工作。而在這時，我的人生又發生了一個幸運的轉折點。

我的研究旅程開始於我的碩士論文，而啟發我對經濟學研究的興趣與熱忱的是我的指導教授吳聰敏老師。當時研究的問題是臺灣在二次大戰後物價膨脹得以結束的原因，主要說明政府採取什麼政策體制改革，讓人民相信財政赤字得以被控制，且政府不再繼續採行通貨膨脹融通赤字。透過不斷翻閱史料，並進而嘗試以經濟理論加以探討，驀然發現有非常寬廣的知識領域值得探索。雖然日後我的研究是以貨幣理論為主，但研究的基本素材主要仍來自對歷史和現實社會的觀察，這與我碩士論文的寫作經驗有密切的關係。

在 Penn 的第一學期並不順利，我的成績不好，在學期結束後便覺得自己可以打包回家了，不過因為有獎學金，只得再努力一學期。我對數學一直有著恐懼，基礎很差，但第一學期教數學課的 Akihiko Matsui 教授卻帶領我進入數學的世界，他的教學讓數學顯得相當具有邏輯，讓我驚嘆，原來數學是很美的學問。這門課竟是我在該學期分數最高的科目。通過博一資格考後的考驗便是找博士論文題目。我很幸運的旁聽 Randall Wright 教授的「貨幣理論」，發現一個嶄新的理論在眼前開展，引發我對貨幣研究的想像。由於對歷

史的興趣，我的第一篇博士論文便是受到貨幣史上偽幣與劣幣驅逐良幣的例子所觸發，試圖以貨幣搜尋模型讓偽幣的製造與流通是內生出現的結果，以解釋歷史上商品貨幣如金銀幣等品質難以辨識卻廣泛被使用為交易媒介的事例。

回憶起自己選擇博士論文研究領域似乎有些冒險。Randall Wright 與 Nobuhiro Kiyotaki 兩位教授是將搜尋模型應用在貨幣理論的先驅，他們在此領域的第一篇論文發表於 1989 年，學術界將如何看待這個新領域的貢獻，在我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時都還是未知數。然而，當時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只知道我被這個可以充深刻劃交易障礙對經濟的影響、與傳統總體貨幣模型完全不同的理論深深吸引，而一頭栽進這領域。二十多年來貨幣搜尋模型已被廣泛用來研究許多貨幣經濟的重要問題，並被視為傳統總體貨幣模型的重要突破。這讓我體會到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或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幸運的是，我也因這些研究成果受到經濟學界的肯定，得到了許多研究獎項。

我在 Penn 很幸運的被 David Cass 教授指定擔任了兩年的博士班個體理論的助教。擔任 Cass 教授的助教並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因為必須跟課抄筆記、出作業、改作業，以及上實習課等。我當時秉著責任感，花了很多心思和時間把這工作做好，竟得到了 Cass 教授的肯定與讚美，內心很是感動。我在 Penn 的成長可以用畢業前與 Cass 教授道別時，他對我所說的話勾勒出來，這番話深深烙印在我心中，至今依舊清晰：「你在 Penn 訓練了五年，已經開始習慣了要表達自己的想法，現在你要回去了，我有點擔心你能不能適應不鼓勵女性勇敢表達自己想法的亞洲文化。」回國後有機會我也用這段話鼓勵自己的學生，尤其是女學生們：「從事研究是為了探求未知的世界，面對真理必須謙卑；而為了進行學術討論與交流，須向別人說明自己的研究心得，此時就要帶著自信而謙卑的態度，展現自己的研究結果」。

學術研究之於我其實是很內在的活動，是淬鍊獨立思考的過程，更是與自我的對話；而與其他學者合作則又多了互相激盪與學習。理論推衍的過程難免有失誤，而我常從失敗中學習。印象最深刻的是與 Guillaume Rocheteau 教授共同研究製造偽鈔對經濟體的影響，在完成這篇論文時，發現我們在考慮道德危險時所使用的賽局均衡概念有誤，討論了很久之後，我們決定放棄原有的模型而重新開始。當時的煎熬在於驚覺自己的不足；然而也因為想清楚了這個問題，我們反而順利展開另一項研究，最後完成了探討資產的流動



性和價值如何受到道德危險問題所影響的論文，並於 2012 發表在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研究之路跌宕起伏，終究只是映照自己的內心，也反照世間。我以自己的步調與想法走這學術旅程。在此衷心感謝學界同仁們對我的愛護與包容，給予我獎勵和許多鼓勵與支持，讓我有些許餘裕以屬於自己的節奏走在這繁華世界。